禮書通故

會禮通故一　　禮書弟二十二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公會禮使大夫戒賓出拜辱拜使者屈辱來迎己將命不荅拜為人使也吳廷華云賓出拜辱拜君命之辱注說非以周案賓出拜辱時尚未將命下賓再拜稽首乃是拜君命也拜君命必稽首此但云拜則其為拜使者甚明記云為人使者不荅拜以其因主君而拜己不敢承其禮也大夫不荅拜為人使者通禮宜然說者以為拜君命非拜己吳氏因此遂謂此拜為拜君命之辱纁貤紕繆

賈公彥云公食禮大夫還賓不拜送爲從之不終事也
鄉飲鄉射戒賓遂從之而云拜送者以其主人先反不
相隨故也覲禮使者勞賓侯氏送于門外再拜遂從之
使者既不先反猶拜送者尊天子使故也以周案凡戒
賓敵者遂從之不拜送此經云使大夫戒各以其爵
大夫還賓不拜送是也不從之宜拜送如聘禮歸饔餼
還賓拜送是也敵尊者不論從不從皆拜送如覲禮拜
送遂從之鄉飲鄉射拜送遂從之一爲天子使尊一爲
公使尊一爲主人尊
鄭[元]云公食禮公當楣北鄉至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至

再拜者興禮俟賓嘉其來也公壹拜賓降矣敖繼公云
賓降之上脫公壹拜之文王引之云至再拜再當爲壹
因下公再拜而誤也聘禮及此篇下文先言公壹拜賓
降公再拜此不當有异鄭注聘禮及下文壹拜賓降皆
云不俟公再拜而此獨無之則所據本已誤敖說尤非
以周案鄭注至再拜者興禮俟賓嘉其來也此釋公再
拜幷至壹拜而再也故下云公壹拜賓降矣與不俟公
再拜之意同鄭所據本不誤淺人見注有至再拜之文
遂改經兩 又案凡飮禮獻酢皆一拜食禮皆再拜歆
禮詳燕饗所食禮賓至揖食祭加饌侑賓卒食賓出經

皆云公再拜此歓食之禮异也凡賓荅公拜俟公拜畢
荅之非同時拜于門內則還辟如大夫納賓賓入門左
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謂還辟避拜乃荅之也于堂上
則降階如拜至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西階東北面
荅拜擯辭升命之成拜指食侑賓亦同皆于公拜後乃
荅之也凡公荅賓拜賓先降階拜公辭不荅升成拜則
荅之與荅敵者拜禮同
鄭元云侑後復退則禮食未卒不退則嫌更入行拜若
欲從此退敖繼公云拜者謝侑幣之賜也沒霤而拜以
公立于中庭也升再拜稽首者爲卿賓拜賜于庭南公

辭之故成拜如此吳廷華云賓之入門所以終食禮也其再拜稽首即下升賓再拜稽首注所謂拜主國君之厚意也葢公既侑賓賓出公即降立中庭以待賓反其意良厚故入門即拜之因君辭其拜故升堂再拜敖氏謂公辭之乃升而成拜是也注分而為二是以失之褚寅亮云聘禮禮賓于授幣後賓執左馬以出下遂行覿玆未嘗入門而行再拜稽首禮也然則此禮之拜敖以為謝侑幣非凡飲食無論酒與幣皆賓先拜受而後主人拜送無送後復拜謝之禮以周案吳氏駁鄭褚氏駁敖皆當

賈公彥云左傳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若然臣亏君乃稽首平敵相施當頓首大夫相食受侑幣再拜稽首者以食禮相尊敬雖敵亦稽首與臣拜君同故也王士讓惠棟諸說侑幣君所給也故稽首下大夫不能親食公猶使人以侑幣致之則其幣爲官給可知故受幣者如對主君必稽首而送幣者亦稽首以荅之也賈疏非

右拜

賈公彥云陳鼎在外者賓客之禮在內者私家之禮陳亏外者北面爲正阼階下西面爲正敖繼公云大夫士陳鼎門外者皆北面惟容與西面國君陳鼎南面天子

未聞以周案士昏特牲少牢皆陳鼎門外是私家陳鼎亦不必在內鼎之面向亦以敖說為長　右陳鼎

鄭[元]云聘禮設飧堂上之饌八西夾六八六者豆數也凡饌以豆為本賈公彥云凡設饌皆先設豆乃設餘饌故云以豆為本以周案饌以豆為本豆以醓醬菹醢為本公食禮設正饌公先設醯醬以為饌本公設畢乃薦豆薦豆畢乃設俎設簠設湇設鉶是設饌之灋先設豆設豆之灋先設醯醬無醯醬則先設菹醢祭稻粱在醬湇閒祭饌在上豆閒者為饌本也

敖繼公云公食禮賓北面坐遷而東遷所所者謂醬湇之

正位也公設之處于其正位爲少西必少西者爲賔當
還之故也以周案公設之處宜在席耑正中賔東還其
所則于席中爲稍東而席西卻可陳加餼依褚氏胡氏
說如此
鄭[元]云公食禮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
俎記公食上大夫異于下大夫之數豆加葵菹蝸醢四
四爲列俎加鮮魚鮮腊三三爲列兼特敖繼公云豆加
葑菹麋臡簋加黍稷各一鉶加羊豕俎加鮮魚鮮獸于
膚之下如饗九鼎之次云九俎則四四爲列而特鮮獸
以周案朝食之豆八下大夫已用其六尚餘葑菹麋臡

二豆鄭不取此而用饋食之豆者賈疏云注以特牲少牢參之是也少牢四豆韭菹醓醢葵菹蝸醢鄭必參取此不用朝食之韭菹麋臡者褚氏云若純用朝食豆實與人君禮無別矣故注參取饋食二豆亦是也九俎饌濼亦當依注爲是褚氏云三俎五俎七俎不易方故須特三三爲列則正方矣何反用特乎其餕濼則北二列仍如七俎而鮮魚則加在魚南鮮腊則加在腊南移膚亏腸胃南是也

鄭元云公食禮膚以爲特直豕與腸胃東也敖繼公云膚在豕東郝敬云在腸胃東以周案從鄭注若在豕東

則似與牛羊豕為一行在腸胃東則似與魚腊腸胃為一行非特矣胡氏已駁之

鄭元云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此以命數為經也九謂再命者也十一謂三命者也九或上或下者再命謂小國之卿次國之大夫也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大國之孤視子男賈公彥云孤與子男同十三侯伯十五上公十七差次可知陳祥道云此禮一命魚七再命九三命十一惟天子諸侯魚數不見先儒謂諸侯十有三天子十有五理或然也以周案陳氏所述昏禮疏文也所推魚數與此疏異當以此疏為

長

鄭[元]云聘禮堂上八豆皆二以竝東上韭菹其南醓醢屈屈猶錯也賈公彥云屈者謂其東上醓醢醓醢卤昌本昌本卤麋臡麋臡卤菁菹菁菹北鹿臡鹿臡東葵菹葵菹東蝸醢蝸醢東韭菹孔穎達云公食禮豆六設于醬東卤上韭菹以東醓醢昌本南麋臡以卤菁菹鹿臡士設俎于豆南牛俎在卤牛東羊俎羊東豕俎又牛南魚俎魚東腊俎腊東有腸胃俎又有膚俎在兩行俎之東縱設之黍稷六簋設于俎卤黍簋當牛俎卤其卤稷稷卤黍黍南稷稷東黍黍東稷屈為二行大羹在醬卤

鉶四設亏豆卤牛鉶在東牛卤羊羊南豕豕東牛飯酒
設亏豆東粱飯設亏湆卤稻亏粱卤庶羞十六豆設亏
稻南屈折而陳凡為四行膷東臐臐東膮膮東牛炙炙
南醢醢卤牛胾胾卤醢醢卤牛膾膾南羊炙炙東羊胾
胾東醢醢東豕炙炙南醢醢卤豕胾胾卤芥醬醬卤魚
膾敖繼公云醢醢卤昌本昌北麋臡麋卤菁菹菹南鹿
臡鹿卤茆菹茆北麋臡曲折而下所謂屈也胡培翬云
賈疏用朝事之豆六去茆菹麋臡而以饋食之葵菹蠃
醢定之敖氏以經惟言韭菹醓醢則為朝食之豆可知
二者似皆可通惟解屈字之義與經二以埜之文皆不

合𥂕韭菹醓醢二者在東其南爲昌本麋臡二豆昌本
麋臡之南爲菁菹鹿臡二豆菁菹鹿臡之東爲茆菹麋
臡二豆設遰自東而南復自南而東故謂之屈下八簋
繼之乃言錯則屈與錯異以周禮經文堂上八豆屈八
簋繼之錯南夾六豆屈六簋繼之錯屈者曲折相承而
設錯者交錯相閒而陳屈錯義異胡說是已其說二以
並仍同舊說公食禮爲豆六南上韭菹以東醓醢昌本
昌本南麋臡以南菁菹鹿臡是東南三列也設俎亦同
其設六簋亏俎南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其南稷錯
以終南陳謂交錯陳之東南二列故曰二以並自北而

南則三列也若以三簋爲一列與二以𢇁之文不合且自醢陳非南陳矣聘禮堂上八豆醢陳皆二以𢇁與公食禮設六簋文同不得以設六豆之遞例之又云東上非菹其南醓醢卽所謂二以𢇁也又云居者謂居而醢也屈而醢故上曰醢陳敖氏說八豆之實雖非其設遞是也下醢序八壺醢夾六豆六簋四鉶兩簠六壺皆云二以𢇁俱同如賈孔胡氏說與醢陳之文不合且是四以𢇁非二以𢇁矣　又案公食禮六豆設于醬東醢上聘禮六豆設于醢塘下北上公食禮六豆東醢三列聘禮六豆二以𢇁是邃饌之設遞與公食禮所陳有異矣

聘禮卤夾六豆六簋四鉶皆北上南陳堂上之八豆八簋六鉶皆卤陳東上是堂上之設饌與卤夾所陳亦异矣公食禮醬東所設六豆與饔餼卤夾之數同而陳之之饌既异則公食禮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與饔餼堂上之數雖同其陳之之饌亦必异可知或者據饔餼文以定食禮或又據公食文以定饔餼彼此牴牾不如依本經兩分之也公食禮六豆六俎四鉶之次孔疏所言是六簋之次黍當牛俎其卤稷稷南黍黍東稷稷南黍黍卤稷孔疏所言非其八豆之次葢韭菹以東醓醢昌本麋臡臡南菁菹以卤鹿臡葵菹蝸醢八簋之次則六

簋仍舊加黍亏稷南黍東稷六鉶之次則四鉶仍舊加
羊亏牛南羊卤豕醫饌堂上之八豆卤陳東上皆二以
竝韭菹以南醓醢屈而卤昌本昌本北麋臡又屈而卤
菁菹菁菹南鹿臡又屈而卤葵菹葵菹北蝸醢八簋繼
之而卤黍其南稷錯之爲稷其南黍又錯之爲黍其南
稷錯之爲稷其南黍六鉶又繼之而卤牛以卤羊豕豕
南牛以東羊豕此横設之非錯亦非屈也胡氏說非粱簋稻
簋又直設之卤夾之六豆北上南陳亦二以竝韭菹以
東醓醢屈而南昌本昌本卤麋臡又屈而南菁菹菁菹
東鹿臡六簋繼之而南黍其東稷錯之爲稷其東黍又

鍇之為黍其東稷四鉶又繼之而南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此亦非鍇非居也粱簋稻簋又繼之而南諸家所定陳設次弟與經多違不悉錄

鄭元云鉶芼和羹之器賈公彥云據羹在鉶謂之鉶羹據器言之謂之鉶鼎正鼎之後設之謂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謂之羞鼎其實一也以周案歸饔之陪鼎膷臐膮與此庶羞之膷臐膮一也其在鼎為陪鼎在豆為庶羞食禮之庶羞不自鼎升賈疏甚謬胡氏已辨之矣

鄭元云庶羞羞四列西北上不統于正饌者雖加自是一禮是所謂羹胾中別敖繼公云羞者見正饌之中席

而此在旁也郝敬云正饌堂中庶羞偏西故曰旁褚寅

亮云腳臐直稻南而腳稍偏西臐稍偏東膮牛炙直粱

南而膮稍偏西牛炙稍偏東每兩豆當一簋若在旁然

故云旁四列胡培翬云正饌設于堂中以東加饌設于

堂中以西此其大分也今庶羞不正當堂中以西而又

偏于西是以謂之旁目庶羞十六豆四豆為列故云四

列以周案經云賓坐席末取粱稻是正饌中席也加饌

在稻粱之西庶羞又在其西故謂之旁胡說近之龔臧

中別弟子職文謂中閒容人可往來也經云閒容人

賈公彥云公食禮庶羞西東毋過四列下大夫東西四

行南北亦四行上大夫東卣四行南北五行敖繼公云欲閒容人也腳當稻南若過四列則近于簋矣卣東卣列東列也先言卣者上也胡培翬云卣東謂設之以卣爲上自卣而東毋過四列也敖說卣列東列恐非以周

案胡說是

鄭元云若不親食豆實實于罋簋實實于筐陳罋筐于楹閒者象授受于堂中也罋數如豆醢芥醬從焉筐米四賈公彥云黍稷各一筐稻粱又二筐吳廷華等說正饌在堂上庶羞陳于碑內四醢芥醬應在庶羞中烏得從而在堂筐米四二黍二稷物雖同不併稻粱加亦宜

在堂下注疏非以周案下經云庶羞陳于碑內有饌無稻粱謂四醢芥醬在庶羞中近是謂稻粱亦在碑內非也褚氏云賓所食者粱則筐四宊黍稷稻粱各一不言筐實者省文也若筐實陳于碑內經必明著其文而别其位次

右設饌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而酒正辨四飲之物曰清曰醫曰漿曰酏不言水涼鄭元云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惠士奇說水涼無糟故不辨以周案王之六飲皆用清故膳夫謂之六清其供賓客不備六飲清糟並設漿人共夫人致賓客禮醴醫酏

有清糟是也王六飲皆用清而酒正祇辨醴醫漿酏四飲不及水涼水清水涼薄酒皆無糟不須辨惠說是也但惠以涼為凍飲楚辭挫糟凍飲明有糟矣

一曰水鄭元云水清醴以周案水清水也故酒正不辨如內則注水醴不分非其義

二曰漿許愼云酏漿也鄭元云今之截漿也以周案許鄭同義說文截酢漿也漢食貨志云糟截灰炭糟截同物漿以截為之故味酏酏今醋也醴有清糟糟為醴之醨清為醴之泲漿字從水則糟之和水者也故次水之下醴之上

三曰醴酒正謂之清鄭元云醴醴清也清謂醴之泲者以周槃造醴有二法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此醴之通用於五齊者又曰或以酏為醴此醴之專用於六飲者當時醴飲兼用二者故內則並記之醴有清有糟王飲用其清者其它清糟並用故夫人致賓客禮有清醴糟內則謂之重醴禮亦有專用糟者鄭注云飲醴之用柶者糟不用柶者清也

四曰涼鄭眾云涼以水和酒也鄭元云涼今寒粥若糗飯襍水也內則之濫以周禮校之則涼也以周槃涼內則謂之濫玉藻謂之酒兼糟漿以水和糟涼以水和醴

醴為醷涼為薄酒先鄭義如此據內則注又以為梅
諸和水字亦作醇見膳夫注或說涼即小招之凍飲
五曰醫鄭衆說醫即內則之醷音聲醫醷相似記者各
異耳鄭元云醫內則所謂或以酏為醴凡醴濁釀酏為
之則少清矣醫字從殹從酒省惠士奇云醫古之湯液
今之酒漿也說文醫治病工殹者惡姿也㝵酒而使一
曰殹病聲酒所以治病周禮有醫酒內經岐伯曰古聖
人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為備耳故為而弗服以周案醫
為藥酒說文可據醫亦有糟漿人之文可據先後鄭皆
以內則之記飲合漿人之六飲故先鄭以臆當醫以聲

定之後鄭牋讀為醷醷訓梅漿又以或以酏為醴當醫其實內則或以酏為醴言造醴之別於非言醫醷為醯醯之屬故下曰調之以醯醢又曰湛諸美酒食之以醢若醯醷醫有糟醷無糟亦不得以聲近而混之蓋王飲有六而戴記祇及其五玉藻記五飲上水漿酒醴酏不及醫內則記飲雖詳亦未及醫惠氏謂醫即湯液內經言古聖人作湯液備而不用記不及醫其以此與

六曰酏賈逵云酏為鬻清許慎云酏黍酒也鄭元云今之粥內則有黍酏酏飲粥稀者之清也以周衆酏非酒黍酏者煮黍為鬻其稀而清者謂之酏其厚而有滓者

聚人所謂醓糟是也若用為醢人羞豆之實者取稻米
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餰與此不同
鄭眾云內則欲重醴稻醴清藡黍醴清藡粱醴清藡或
以酏為醴后致飲于賓客之禮有醫酏糟糟音聲與藡
相似一物鄭[元]云重陪也糟醕也清泲也致飲有醕者
有泲者陪設之也或以酏為醴釀粥為醴以周案今內
則藡作糟從先鄭讀也酒聲與曹聲古音相近今北方
造黃酒法先煮黃米為粥乃入麴糵釀之成酒與鄭注
合蓋醴以炊飯而釀者為正或又煮粥而釀是以酏為
醴也以酏為醴記造醴之別法非謂造醫如此後鄭酒

正注不足據

鄭衆云內則漿水臆音聲醫與臆相似一物鄭元云醷梅漿濫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閒名諸爲濫孔穎達云漿人注云涼今寒粥若糗飯襍水也涼濫是一物則以諸和水謂以諸襍糗飯和水諸者衆襍之稱除六飲之外此經別有醷鄭知醷是梅醬者下文謂之以醯醢及若醯醷則醷是醯類也又云獸用梅故知梅漿也以周案鄭漿人注與此佗兩解當以此注爲正鄭意漿人六飲兼醷故此以醷濫連讀謂以梅諸佗漿謂之醷以醷和水謂之濫以當六飲之涼

諸謂梅諸即上醷也或以桃諸為之謂之桃濫釋名桃濫水漬而藏之其味濫濫然酢也孔賈申鄭並以諸為眾辭非鄭意孔巽軒說呂氏春秋節喪篇注云以冰置水漿兮其中為濫則濫近小招所謂凍飲說與惠半農同別備一義楚辭挫糟凍飲酎清涼注謂盛夏之時覆甕乾釀提去其糟但取清醕居之冰上而飲之則酒寒涼

鄭元云飲酒清酒也漿飲截漿也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漿飲先言漿別兮六飲也賈公彥云清酒祭祀之酒此用之者優賓也吳廷華褚寅亮諸說注清酒指四飲中之清非指三酒中之清酒以周案吳褚說是

四飲清醫漿酏經云飲酒漿飲舉其二也周官酒人共
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鄭注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
之酒
鄭元云飲酒設于豆東食有酒者優賓也設于豆東不
舉也凡尊者于左敖繼公云設于豆東者不主于飲且
後用之故不欲其妨以周案此飲酒非三酒之酒楊信
齋因此注言優賓遂謂酒非以漱口誤飲酒從正饌于
東漿飲從加饌于內設于豆東非示以不舉意飲酒于
祭正饌時祭之漿飲于食饌時乃祭敖說後用亦非
鄭元云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此進漱也非為卒

會為將有事緣賓意欲自潔清酒在東漿在卣是所謂
左酒右漿蔡德晉云觶卽觚所實酒觶漿㱃卽觚俟亏
東房之漿㱃江筠云經云執觶漿㱃與其豐以進則是
一手執觶漿㱃一手執豐也若此觶為酒觶而又別有
漿㱃如何一手可執且觚祭正饌時已祭㱃酒亏上豆
之閒矣何下文又云坐祭乎則此觶明是盛漿之觶所
謂其豐卽盛漿觶之豐也以周察左酒右漿弟子職文
觚㱃酒右執觶左執豐設亏豆東此漿㱃執觶與其豐
設亏稻卣㱃酒從正饌亏東漿㱃從加饌亏卣是所謂
左酒右漿也蔡氏誤會鄭注以此觶為酒觶誤右㱃酒漿㱃

鄭元云士昏禮皆食以湆醬皆食食黍也以用也用口歠湆用指咂醬敖繼公云皆食謂一飯也以湆醬皆謂咂之再飯三飯皆食舉不復以湆醬矣以周案公食禮賓三飯以湆醬鄭注每飯歠湆以肴擩醬食正饌也是再飯三飯皆用湆醬矣且湆如何咂敖說不可從賈公彥云特牲少牢祭舉食舉乃飯昏禮先食黍乃祭舉者彼九飯禮盛故先食舉以道食氣昏禮三飯禮略不須道也特牲少牢尸食時舉肴皆言次弟公食不言者任賓取之優賓也以周案士昏云皆食以湆醬皆祭舉食舉也謂食黍者皆祭舉食舉玩經文也字義是錯

綜之文非先後之序疏謂特牲少牢先食舉乃飯誤說
詳饋食禮門鄭注公食云每飯以肴擩醬食正饌三飯
而止君子食不求飽亦明每飯食舉也賈疏謂侑賓取
之亦非注意　又案士昏禮鄭注皆食食黍不稱言肺
脊為下别言食舉也方學溪以皆食為食黍肺脊則下
文贅矣祭肺與舉肺異上文祭爲黍稷肺所謂祭肺也
此云祭舉謂祭所舉肺脊嚌之此與特牲禮尸受肺脊
振祭嚌之乃食食舉正同方氏謂食時再祭肺亟無别
白方說本不足辨爲近人多惑其說故并言之
鄭元云賓三飯以湆醬每飯歠湆以肴擩醬食正饌也

不言其肴僎賓胡培翬云或以此經但云以湆醬不言
食肴爲疑褚氏云諸禮凡食飯無不食舉者故注云然
案周官司儀食禮有舉數以爻差之大夫當三舉則食
舉明矣以周案上經云賓擁簠粱以降是三飯食簠粱
也鄭注卒食會飯云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是也稻
粱湆醬皆公所親設故賓先食之凡食飯無不食舉褚
說是皆禮同牢皆食以湆醬皆祭舉食舉也謂食黍者
皆祭舉食舉凡一飯一舉故鄭注上公九舉云九飯
淩廷堪云凡公親臨食必辭之公食禮賓初食降辭公
公許賓升公揖退于箱又賓卒食同以周案曲禮云客

若降等輒食興辭亦辭主人之親臨己食也不獨公鄭注公食禮云必辭者爲其尊而親臨己食侍食贊者之事

鄭元云賓卒食會飯三歙已食會飯三漱漿也會飯謂黍稷也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敖繼公云歙者三飯乃歙此凡三歙蓋九飯也食加飯而歙漿則此所歙者其酒與減簋飯亏會而食之故云會飯江筠云凡尊者亏左此陳設左酒右漿則酒明係不舉故謂賓用漿酳口也上文宰夫設黍稷云啟會稻粱不言啟會故會飯爲黍稷敖氏說非

鄭元云賓卒食不以醬湆不復用正饌也初時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後言湆者湆或時後用楊復云用庶羞經無其文若可疑者據下文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注云亏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以之食庶羞可也以彼證此則食會飯有三飲亦食庶羞盛世佐云上文以湆醬據其用之之序言此既不用之故惟據所設之序而言注疏非以周案凡正饌先設用黍稷俎豆加饌後設用稻粱庶羞賓初食加饌之稻粱則用正饌之俎豆卒食正饌之黍稷則用加饌之庶羞具詳淩氏釋例楊盛二說皆通　右食

夌廷堪云凡祭皆于籩豆之閒或上豆之閒亦有不于
豆閒者公食禮賓祭正饌上鉶之閒祭賓祭加饌取粱
即稻祭于醬湆閒醬本豆實大羹湆實于鐙注瓦豆謂
之鐙則醬湆閒亦豆閒但非專所祭上豆之閒耳唯公
食祭鉶于上鉶之閒為異有司徹尸祭鉶亦于豆祭以
朋案凡正饌先設用黍稷俎豆加饌後設用稻粱庶羞
凡祭必于近席之正饌夌氏所云祭于籩豆之閒或上
豆之閒皆正饌之近席者也公食禮祭鉶于上鉶之閒
為上鉶正饌近席也取粱稻祭于醬湆閒為醬湆正饌
中席也粱醬湆皆公親饌不祭于粱稻閒粱稻雖近席

非正饌也祭飲酒于上豆之閒飲酒雖正饌不中席也

賓祭加饌贊者辯取庶羞之大授賓賓受兼壹祭之經不言其所注云祭于脯醢之閒無據敖氏謂祭于醬湆閒較為近之

鄭[元]云賓坐席末取粱卽稻祭于醬湆閒不于豆祭祭加宜于加張爾岐云醬湆不得言加注偶誤粱是公所親設醬湆亦公所親設公設是饌尊處故祭粱不于豆而于此以周案粱醬湆皆公親饌賓祭粱不祭醬湆大粱也大粱宜于粱閒祭今祭之醬湆閒者為醬湆正饌中席也粱加饌其閒無祭例

鄭元云贊者辯取庶羞之大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
一一受之而兼壹祭之庶羞輕也自祭之于𦚧臐之閒
以异饌也敖繼公云賓于黍稷牲肺皆壹祭之特于此
發之㫖祭不言其所亦于醬湆閒可知褚寅亮云贊者
所授賓祭者三正饌則黍稷也曰辯以授賓賓祭之是
黍稷總授賓賓總受而總祭也故曰辯以授于三牲之
肺也曰辯取之壹以授賓賓受坐祭是三次授賓三次
祭也故不云辯以授加饌于庶羞之大則曰一以授賓
賓受兼壹祭之是大亦逐一授賓賓則逐一受之而總
祭之也故云兼立文不同注據經爲解不可破正饌豆

實祭于上豆之閒大是加饌豆實宜祭于加饌上豆之閒注云祭于膷臐閒亦是也祭漿飲亦于是處可知以周案褚說壹以授黍壹祭較敖為長敖說祭于醬湆閒較鄭為當凡祭必在近席正饌之所祭粱稻于醬湆閒是祭加饌之通例

敖繼公云祭漿飲亦于醬湆閒褚寅亮云亦祭于膷臐之閒以周案漿飲豐設于稻西實祭稻粱于醬湆閒祭漿飲亦于醬湆閒可知玉藻云水漿不祭若祭為已偞卑而此乃祭漿者臣禮也故鄭注云臣于君則祭之

鄭元云魚腊醬湆不祭非食物之盛者敖繼公云魚腊

屬于牲醬屬于豆湆屬于鉶故此雖設之亦不祭葢已祭其大則略其細也以周案魚腊醬湆非食物之盛凡食不祭通例如此言之者嫌醬湆為公親設或亦祭也大羹盛之于鐙鉶羹盛之于鉶此湆大羹湆也上云大羹湆不和實于鐙注云瓦豆謂之鐙則湆亦豆屬非鉶屬以陳設之次言之公先設醬宰夫乃薦豆公先設湆宰夫乃設鉶是豆屬于醬鉶屬于湆亦不㝵云醬屬豆湆屬鉶敖說非

孔穎達云敵者其食則先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君以客禮待之則君命之祭乃

敢祭賈公彥說儀禮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云云注謂
君與之禮食卽玉藻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
祭此文不具也若臣嘗食不辱云禮食亦不辱祭故鄭
注玉藻云侍食則正不祭是也褚寅亮云君若客之則
命之祭卽玉藻侍一條是也若不以客禮待之而適無
嘗食者則儀禮君祭先飯云云是也若有嘗食者則儀
禮若有將食者云云及玉藻若有嘗羞者一條是也儀
禮視玉藻少客禮待之一節玉藻視儀禮少不以客禮
待之而無嘗食者一節參攷始備以周案公食禮為客
禮之正玉藻言命祭是客禮之次士相見禮及論語言

君祭先飯是侍食常禮客之之禮有先飯後食之異者以無嘗羞與有嘗羞之別也玉藻孔疏分若有嘗羞以下爲不以客禮待之說不可從正食之禮以膳宰爲主人客之之禮已無膳宰矣而有嘗羞者侍食常禮又無嘗羞者矣故臣必先飯說論語者以君祭先飯爲客之之禮亦不可從或云先飯以膳宰自凥此爲避客禮或云先飯爲無膳宰在旁有膳宰可不先飯或云不論有膳宰與否而以先飯爲合禮或云不以客禮待之可不先飯夫子於常禮有加諸說竝非 右祭

盛世佐說士相見禮徧嘗膳飲而侍下有君命之食然

後食七字似衍文夏炘云飯嘗畢則以酒潄口而飲而俟若已食然故必君命之食然後食也以周案玉藻先飯辯嘗羞飲而俟下亦云君命之羞命之品嘗之文與此同當從弢甫說右命食

經公食大夫禮無樂周官樂師饗食諸侯序其樂記郊特牲又說春饗孤子有樂秋食耆老無樂以周案記據春饗秋食爲義孤子耆老互文春亦饗耆老詳學禮門春饗耆老亦有樂見文王世子篇春行饗禮有樂秋行食禮無樂此據四時常禮言也若國家有朝聘大賓或食或饗自有定制既不拘其春秋又何限乎有無樂乎

公食大夫禮無樂自如四時常禮其食朝聘之大賓禮
自有殊天子食諸侯其禮亶有不同故公食大夫禮無
樂而樂師云食諸侯序其樂公食大夫禮亦無舉數而
大行人云上公食禮九舉侯伯七舉子男五舉 右樂
孔穎逹云玉藻所食不客故君既徹之後執飯與醬乃
出授從者若君與己禮食則但親徹之不敢授己之從
者也故公食禮賓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
也若非君臣但降等者則徹以授主人相者故曲禮云
客若降等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注云相者
主人贊饌者若賓主敵者則徹于西序端故公食禮大

夫自相飤徹亏卤序端注云亦親徹是也以周案公飤禮爲賓禮故取粱醬以降尊亏階卤以示親徹不必出也玉藻爲侍飤常禮故親執飯醬以出不敢如賓禮與亏階卤鄭注玉藻云飤亏尊者之斿當親徹也注公飤禮云示親徹也不以出非所當㝵注意自明孔疏傎倒說之非 右徹

受業海甯許克勤仝校

食禮通故二　　禮書第二十二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公食禮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賈公彥云下別言食上大夫之灋故知此據小聘大夫聘禮據侯伯之大聘因見小聘公食據小聘後言大聘互見爲義此篇序在聘禮之下是因聘而食之以周案天子有食諸侯之禮大行人云上公食禮九舉侯伯七舉子男五舉是也諸侯相朝有相食之禮掌客云上公三食侯伯再食子男一食是也諸侯于本國之臣亦有食禮左傳魏絳和戎晉侯與之禮食是也此篇主言諸侯食聘

賓茲及大夫相食之禮聘禮所云公亏賓壹食再饗大夫亏賓壹饗壹食是也此外又有燕食玉藻所云諸禮食是也樂記言食三老五更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此不親割不設樂執醬而不執爵蓋食禮之中亦有隆殺焉

萬斯大云食視燕饗爲輕夌廷堪云食重亏燕食公自爲主人燕宰夫爲主人食禮有幣燕禮無幣食行亏廟燕行亏寢食牲用太牢燕牲用狗以周夌說是食以飯爲主行亏廟亏學亦亏寢燕以飲爲主行亏寢而無行亏廟學

鄭元云戒賓賓從朝服即位于大門外于是朝服則初

時元端敖繼公云拜命之時賓固朝服矣于此乃著之

者明其與聘服异以周案褚氏申鄭韋氏申敖當以鄭

義為長詳見射禮門

鄭元云即位具主人也敖繼公云賓即位而主人之有

司乃具張爾岐云即位者待賓之人具者待賓之物蔡

瓵田云上言賓即位則此為主人可知也以周案敖氏

以即位仍屬賓言非鄭氏又連上文如聘即位為句尤

誤

鄭元云宰東夾北宰夫之屬也敖繼公云宰太宰也東

夾北北堂下之東方也胡匡衷云宰謂內宰周禮內宰職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是賓客之饗食內宰有事焉諸侯禮亦同也經云大夫立于東夾南宰東夾北若以宰為太宰則諸侯大宰是上大夫何以不位于東夾南而位于東夾北據下云內官之士在宰東北注以內官之士為內宰之屬則此宰明為內宰可知以以周案下宰右執鐙注宰謂太宰本誤敖氏因以此宰亦為大宰尤誤東夾北說詳宮室門及後圖說

鄭元云介門西北面西上西上自統于賓也然則承擯

以下立于士西少進東上敖繼公云上擯則隨公而入立于階下承擯紹擯亦隨入立于士東以周棨當從注韋氏云上文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承擯是大夫尊于士宜在士之上若立于士東則反在下矣敖說非

鄭[元]云公立于序內示親饌賓立于階西不立階上以主君離阼也敖繼公云階西西階上之西也公不立于阼階東者公尊也褚寅亮云公立于序內依注示親饌之義爲長賓之位本在西階西不因公立序內之故此則敖義爲長

鄭[元]云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如宰如宰如其進大

羹湆右鉶豆左鉶蓋敖繼公云言鉶亐蓋豆之閒見其
兩鉶也郝敬云蓋豆上蓋自門外入蔽風塵也鉶豆如
宰謂右鉶豆左鉶蓋與宰鉶鐙同以周案舊讀蓋鉶豆
如宰五字句郝氏讀鉶豆如宰爲句蓋字别爲句未是
鉶字退在蓋下明豆與蓋兩鉶之經有此例
鄭元云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庶羞多羞人不足
則相授亐階上復出取也賈公彥云庶羞十六豆羞人
不足故先至者反取之下文云先者一人升設亐稻南
其人不反則此云先者反之謂第二已下爲先者也敖
繼公云先者卽執膷豆者也旣設膷豆則以次受其餘

弓鹵階上而設之反者旣往而復來之辭以周案先者
反之注疏指盡階之騰巹者言敖氏指堂上之設巹者
言細玩經文此總論進庶巹之事下又分別言之反之
之源兼下二者乃備張皋文胡竹村謂反之有反取之
階上者有反取之門外者下文先者一人升設弓稻南
是反取之階上者衆人騰巹者盡階不升堂是反取之
門外者其說甚是但先者一人先者句絕其文上承先
者反之之下竝一人升設及衆人騰巹者衆人對一人言
非衆騰巹皆後者也故鄭注先者反之以衆人騰巹者
言而賈疏因謂先者一人不返斯謬矣鄭注衆人騰巹

者盡階不升堂授云授授先者一人則一人雖不反至門外亦必反于階上明矣敖氏以先者反之爲卽先者一人遂疑經文失次盛氏因謂先者反之當在升自西階之下尤誤

鄭元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序內位也受束帛于序端敖繼公云受束帛于東箱以周案敖說非

鄭元云卒食拜不北面者异于辭敖繼公云卒食亦拜于階西不于階東又不北面皆變于初褚寅亮云旣與于西階西階乃進至階東東面拜凡西階下之拜無有在階西者敖氏此說不可從注專對沒霤北面之拜言

鄭元云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卷猶收也無遺之辭也歸俎者實于篚它時有所釋故敖繼公云以其俎與其實歸之方苞云卷者振取俎實而置于篚也敖說非

敖繼公云大夫相食降堂受授者升一等中等相授异于士也大夫之階亦惟三等于此見之矣攷工記言天子堂崇九尺以是差之則公侯伯七尺子男五尺大夫士三尺以周案敖說與禮器文違固不可信然大夫堂五尺階五等受者降堂授者升一等是閒三等相受未免太遠矣胡氏云一等或三等字之譌

鄭[元]云卿擯由下不升堂也上贊下大夫也上謂堂上擯贊者事相近以佐上下為名郝敬云卿擯食卿之擯食卿則擯立堂下有事由下升以周案卿擯上擯也以卿為之故曰卿擯郝說非曰擯曰贊曰卿曰下大夫曰下曰上皆對文上下以堂言論語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

右公食禮

鄭[元]云曲禮進食之禮假食也食羹凥人左右明其近也殽在俎胾在豆膾炙處外醯醬處內殽胾之外內也近醯醬者食之主膾炙皆在豆葱渫處醯醬之左言末者殊加也渫在豆酒漿處羹之右此言若酒若漿亘兩

有之則左酒右漿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
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云或說膾炙處醢醬之外醯醬處
膾炙之內其設之在左者食最近人其外殽其外葱渫
而酒在食之左在右者羹最近人其外胾胾外炙炙右
膾膾內醯醢內醬而漿在羹之右食與羹殽與胾之閒
益容人旁弟子職曰羹胾中別胾在醬前其設要方以
周案曲禮所言是燕食非禮食鄭注是弟子職所言是
禮食與公食大夫禮合禮食之瀞中別容人其東正饌
四鉶在內六簋在外為一行六豆在內六俎在外為一
行其鹵加饌豕膮牛炙醢牛胾在內醢豕炙醢豕胾在

外為一行牛膷羊臐醢牛鮨在內羊炙羊胾芥醬魚膾
在外為一行一行之中分內外其設固方合數行觀之
其設亦方羹食亦中別亦分內外記亏殽胾食羹故言
左右亏膾炙醯醬對言外內分別言之正明其設要方
一如禮食也其內殽食在左胾羹在右四物各一器而
食羹為食之主故在內之內其外膾炙處醯醬之外醯
醬處膾炙之內四物皆用豆而醯醬為食之主故又在
外之內醯當依釋文作醢徐音海醢醬二物皆豆實公
食禮加饌十六豆有醢芥醬可證孔疏本作醯醬為一
物則其設不方未是葱渿亦豆實處末謂處庶羞之末

宜在膾炙之外與諸豆類設左酒右漿弟子職文慈涞
酒漿皆不在正饌中如注言俎豆祼陳非或說更謬
鄭元云主人延客祭延道也客若降等則先祭孔穎達
云敵客則得自祭不須主人延道今此卑客聽主人先
祭道之已乃從之以周案注云客若降等則先祭謂主
人先祭也先祭禮輕禮經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亦謂
以降等之客禮之記云主人延客祭謂以敵者之禮客
之延祭者道之使祭非謂主人先祭玉藻君賜之食而
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亦謂以敵者之禮客之命祭
延祭炏為不先自祭所异者延祭授以道之命祭不授

自注云客若降等明主人延祭非降等客也玩若字自
見記文上言客若降等執食興辭與此本不相關此猶
凡與客食者一節自主人與客讓登以下皆言賓主通
禮不關上文降等之客也疏誤會記文遂致誤疏注義
下文主人延客食胾同
賈公彥云一口謂之一飯以周案古者飯以手凡禮食
有飯數一手謂之一飯手三取飯謂之三飯一飯三咽
孟子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明一飯之節也禮器云
天子壹食諸侯再大夫士三此明一飯之食數有三種
少儀記飯法曰小飯而亟之數噍是一飯不可大佗一

口也大佗一口是放飯矣賈疏未是孔疏以天子壹食諸侯再爲告飽亦誤禮食告飽未有在三飯前者

鄭元云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先食胾後食殽胾切肉殽骨體殽尊也凡食殽辯于肩食肩則飽也孔穎達云三飯三飧也公食禮三飯以湇醬注云每飯歠湇以殽擩醬食正饌也案彼文是三飯但食醬及它饌而未食胾故三飧竟而主人道客使之食胾也所以至三飧後乃食胾者公食禮亦以胾爲加故鄭注云食正饌正饌則非胾也賈公彥云曲禮注云大夫士與客燕食之法其禮食竝放公食大夫禮云若然此爲禮食故先食殽

彼大夫士與客燕食則先食胾故不同以周案殽之體骨非一三飯之時已以殽擩醬食正饌而不食胾三飯既竟主人延客食胾既食胾然後辯及殽之未食者食胾之時非不食殽也特未辯旨辯殽自在食胾之後鄭君兩注不惟不相背而實以相足賈疏不及孔疏爲長然孔疏又云公食禮三飧竟起受漿漱口受束帛之物升降禮畢方還坐食取飽不云延客食胾與此异此說亦非卿大夫食禮當有三舉其食胾辯殽之節當與曲禮所言不异禮經不言文略旨以特牲少牢禮推之可知也注云食殽辯亏肩亦據此二禮言

鄭元云客不虛口侯主人也虛口謂酳孔穎達云酳隱義云食畢蕩口也案公食禮雖設酒優賓不尋用酳但以漿漱口而已此私客故用酒以酳以周案對文用漿曰漱用酒曰酳散文酳亦謂漱口隱義是孔疏非凡禮食酒漿竝設尊者用酒其次止用漿此燕食禮輕止有漿不設酒故公食禮有酒注以為優賓

鄭元云無放飯太手餘飯于器中人所穢孔穎達云謂弃餘于篚無篚弃餘于會以周案鄭訓放為太餘即士虞禮所謂播餘也但士虞禮尸播餘于篚是凶祭變禮鄭彼注云不反餘也古者飯用手吉時播餘于會是也

會敦蓋吉時乘篚故播餘于會器祭播于篚非常禮孔疏不辨常變异禮反以播餘于篚為正失之鄭君意曲禮當以摶飯放飯對文皆謂手中餘飯也手有餘飯不摶取而并食之亦不反歸于本器中為禮食並播餘于會也

鄭元云毋摶飯為欲致飽不謙以周案摶飯者取而摶之不食放飯者大食之也呂氏春秋愼大篇襄子將食摶飯有恐色謂取飯不食而有憂也國語作尋飯尋古撏字方言撏取也字亦作揫撏飯摶飯一義少儀云毋放飯小飯而亟之謂不可大食當小口食之也孟子放

飯與流歠竝舉朱子云放飯大飯謂食之放肆而無所
節流歠長歠謂歠之流行而不知止實較鄭注為長搏
飯近亏憂放飯流歠近亏蕩咤食齧骨近亏忿
白虎通義云王者日四食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大
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莫食大陰之始也論語曰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
夫再飯尊卑之差也弟子職曰莫食復禮士也庶人食
力無數庶人職在耕桑戮力勞役飢卽食飽卽作故無
數或說諸侯三飯故爵之樂官自亞飯以下凡三飯或
說晉曰有四飯故有四飯之名其不記初飯者畱不厺

也或說初飯不侑食無其官也周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則天子四食而平旦無樂也或說亞飯三飯四飯是一食中之節以周案玉藻云天子皮弁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諸侯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鄭注云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天子諸侯朝日中夕三食經有明證白虎通義又有餔食說文餔申時食亏經未聞以之解論語四飯要屬牽彊論語亞飯三飯四飯自是一食之節後說飯是無初飯者初飯正食不侑無其官也玉藻云君未覆手不敢飧鄭注飧勸食也飧

以勸君之飽君食未畢無待勸臣不敢飧亦即正食不
侑之意也玉藻又云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既
卒也卒食謂卒正食正食隨意取飽本無飯節故不曰
初飯既正食後飧之以三飯合冓正食爲四飯正食不
侑亞飯則一侑三飯則二侑四飯則三侑故大司樂云
王大食三侑王平居自食三侑而止故臣之飧君亦三
飯而止是則人君平居燕食止有四飯之禮而其侑食
之官止有亞飯三飯四飯無初飯亦無五飯六飯可以
玉藻大司樂徵之摯齊陽海非奔周之疵彊齊楚蔡秦亦非殷國劉楚楨駁後案自昧昧目
鄭元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賈

公彥云士大夫既不分命數爲尊卑則五等諸侯同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姚文田說曲禮三飯延客食胾玉藻飯飧者三飯也公食禮三飯以湆醬則論語之亞飯三飯四飯是一食中之儀節天子諸侯日舉以樂則有三侑初飯不舉有侑亞飯三飯四飯各一侑以周案姚氏解論語是已其牽合諸文仍未得也特牲少牢禮之九飯十一飯及鄭注之十三飯十五飯爲祭祀饗尸之數公食禮及曲禮之三飯爲禮食告飽之數論語之亞飯三飯四飯爲平居侑樂之數玉藻之飯飧三飯爲燕食勸飧之數燕食之禮玉藻云飯飧曰三飯云正食曰君

未濯手不言其節是喫食之初飯本不拘定多少隨意取飯將飽而止濯其手以示不食臣下飧之又三飯與平居自食禮同其禮食之飯數無明文

鄭元云天子壹食諸侯再大夫士三謂告飽也食力無數謂工商農以周案禮經三飯告飽與此大夫士三文相合故鄭遂以此為告飽其實告飽後又飯飧皆在正食後玉藻其顯證此乃明禮食一飯之節也每飯天子壹食諸侯再食餘播亏會大夫士三食而後播餘天子諸侯禮食飯數多故食畢寡大夫士禮食飯數寡故食必多禮不下庶人故每餐無飯數每飯無食數

記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諸侯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周官膳夫凡王之食飲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淸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二十甕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王燕食則奉膳贊祭鄭元云進物于尊者曰饋此饋之盛者王舉之饌也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謂朝食也后與王同庖牢鼎九陪鼎三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燕食謂日中與夕食奉膳奉朝之餘膳所祭者牢肉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爲三牲備

言玉藻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禮數不同難以據也當以經為正或說周官黷亂之書不足據當以玉藻為正若曰食大牢則朔月何以加之或說天子宴享備物曰食大牢月朔當兩大牢或謂王日一舉當是少牢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君以諸侯言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是特牲少牢皆可偁舉何必大牢但經文鼎十有二物皆有俎當有三牲故先儒以大牢解之竊疑王日一舉原文在物皆有俎之下以周案一書有一書之例不可據它書泊之周官于正月之外又有正歲正月為周正正歲為

夏正此與諸書異者也十日謂之吉日亦謂之挾日吉
日猶元日也盧注月令元日云甲至癸蔡邕注同許注
淮南子元日云從甲至癸高注呂覽同黨正之吉日讀
灋謂自甲至癸十日卽所謂縣灋象魏挾日而斂是也
冢宰大司徒大司馬皆云挾日先鄭注從甲至甲凡十
日挾日猶云浹旬也蓋古人計日主十干內則云教之
數日盧注云日甲至癸也虞書正曰亦謂正甲至癸周
官言日曰三日曰十日曰旬有一日舉日必言數其單
言日者多指甲至癸言不特吉日挾日爲然也宰夫歲
終正歲會月終正月要旬終正日成上言旬下言日日

卽旬也故司會云以參互考日成凡日成皆亏旬終計之非日日計也此云王日一舉齊日三舉皆據一旬而言日一舉旬一大舉也與玉藻日視朝日少牢之日异故其所言牲數亦與周官不同齊日三舉謂散齊七日二舉致齊三日一舉日三舉旬三大舉也日舉卽大司樂之大會燕會則恆居常會也饋則祭祀之會也膳夫備記饋舉燕會三禮與內饔同內饔云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卽此所謂燕會也又云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卽此所謂日舉也又云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卽此所謂饋也燕居之會玉藻為詳

日舉之食膳夫為備鄭注以醢人王舉其醢六十甕醢人王舉其醢六十罋與饋醬數合遂以饋舉為一禮本誤又以日舉為朝食燕食為日中與夕之食更誤後兩說尤穿鑿不待辨　又案古者一歲之首謂之歲洛誥所謂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鄭注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是也一月之首謂之月一旬之首謂之日國語所謂月祀日祭是也王朔月必舉故有月祀日必舉故有日祭諸侯朔月亦舉故亦有月祭國語云諸侯舍日謂不日祭為燕日舉之禮也日祭謂亏一旬之首祭之記云祭不欲數日日祭數甚矣日日舉侈甚矣　右燕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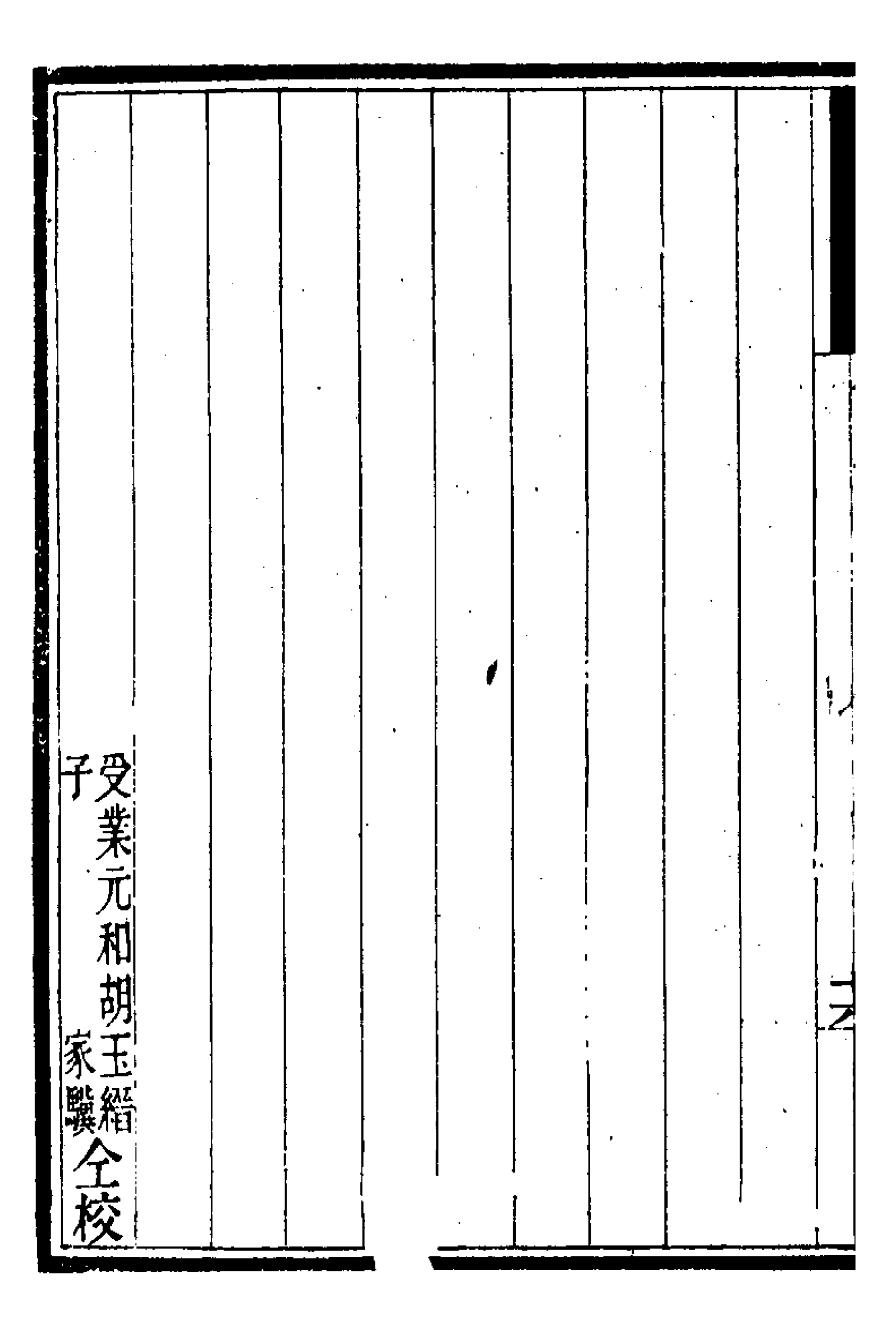
鄭衆云飧夕食也春秋傳曰飧有陪鼎鄭[元]云飧客始至致小禮也食不備禮曰飧或云毛傳孰食曰飧賓卽次未舉火先以孰饋之名曰飧以周案夕食爲飧之本義古人日食盛夕餕日之餘亏禮殺矣故不備禮曰飧飧牽之飧自當以後鄭之說爲正牽謂生牲飧則無生牲且雖有腥而以飪爲先其禮具見聘禮鄭注云飪孰也又云新至尚孰毛傳之義與鄭兩通　右飧

鄭[元]云內則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荁堇類也冬用堇夏用荁免新生者薧乾也秦人溲曰滫齊人滑曰瀡孔穎達云士虞禮記注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與

此不同者此經堇荁相對故冬堇夏荁士虞禮葵荁相對故夏葵冬荁所對不同故注有异兒藪亏周禮據内爲言熊氏皇氏皆云文承堇荁枌榆之下據堇荁等義或爲然以周案士虞特牲記竝言荁鄭注不畀故歧葢此冬夏字互誤爾夏用生堇滑亏乾也冬用乾荁滑亏生也士虞注云荁乾則滑特牲注云荁乾之冬滑亏葵是冬宜用乾荁鄭已明箸之矣冬用乾荁則夏自用堇若葵可知孔疏失之　又案爾雅釋草堇有二種齧苦堇詩禮之堇也芨堇草晉語之置堇亏肉卽今附子也荁似堇而葉大見釋文兒藪據堇荁等玩士虞注自見

說文無免字讀若晚挽子新生

周官庖人春膏香夏膏臊秋膏腥冬膏羶鄭眾云膏香牛脂膏臊豕膏杜子春云膏臊犬膏膏腥豕膏膏羶羊脂鄭元云膏腥雞膏也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以周案杜注臊犬腥豕羶羊本內饔職為文春膳用中土牛膏夏膳用秋金犬膏秋膳用冬水豕膏冬膳用春木羊膏又本月令為義夏雞無膏故不用後鄭據伏生洪範五行傳為文腥為雞膏別無可證雞木羊火與月令不可通說詳所著禮說 右膏滑



受業元和胡玉縉仝校
子　家驥